

责任编辑：吴新宇

沙尘暴

四川成都市石室联合中学 杨锐

我出生在西北一个叫巴丹吉林的沙漠地区。那里每年春天和秋冬，经常会刮大风。那风是黄色的，带着很多的沙尘。沙尘迷人眼睛，气味还特别呛人。沙子飞得很快，打在脸上、手上特别疼。小时候我以为那就是刮风，长大后，听爸妈说，那是沙尘暴。这个名字很奇怪，但我也没太在意，直到小学三年级那年春天，我才真正对沙尘暴有了深刻的印象。

那天上午，我们正在教室里，忽然听到轰隆隆的响声，像一阵炸雷，又像远处有一群大象在狂奔。我们开始以为是附近的部队在搞试验，没有在意。大概十几秒钟后，四周忽然变黑了，人也忽然觉得很冷。那轰隆隆的声音越来越近，震得楼房都嗡嗡地响。只见窗外的树全部向南倒，而且，很大很高的杨树也弯下了腰，树冠呈三十度左右倾斜。然后是巨大的风声，还有沙子打得窗玻璃叮叮当当地响。

老师赶紧关了门窗。可即使这样，整个教室里还是很快充满了黄色的尘土，呛得人直咳嗽。外面的风越来越大，透过窗户可以看到漫天飞行的沙子。老师说这就是沙尘暴——我们这里是阿拉善高原，因为干旱，植被稀薄，一直是沙尘暴的发源地。沙尘暴不仅在我们这里横行，而且还影响到了兰州、西安、北京、上海等内地和沿海地区的城市。

这天回到家，爸爸也告诉我，我们这里的植被太稀薄，风一吹，就把沙土卷起来了；要是遇到更大的风，沙子和石头都会被卷起来。他还说，几年前，这里就发生过一场很大的沙尘暴，把吉普车都掀翻了，很多大树

被连根拔起，还有不少房子被吹塌了。我觉得很可怕。爸爸说，我们在这里生活，就要爱护一草一木；有了草木，沙尘暴就会减少；如果哪天沙漠变成了一个大草原，那就不会再有沙尘暴了。

一个周末，我让妈妈给我买了两个花盆。一个里面装上泥土，再把家附近一种叫马兰的草移植进去。另一盆里就放了一些泥土。我每隔三天给它们都浇一次水，然后观察两个花盆里的泥土变化。我发现，有马兰草的花盆，泥土干起来比较慢，即使最干的时候，泥土也还是松松的；没有草的花盆里，泥土干起来特别快，而且还容易结块。过了些日子，一天早上我故意把两个花盆都放到院子里。正是夏天，阳光很毒。放学后分别察看，我发现，有马兰草的花盆里的泥土表面干了，但里面还湿润发热；没有草的花盆里，泥土表面已经开裂，裂缝有近半厘米深，用小铲子翻的时候，泥土是板结的，还和整个花盆“吸”在了一起。

通过这个小实验，我知道了植物对于土壤的重要性。我想，沙漠地区之所以沙尘暴多，而且影响到很远的地方，就是因为土壤太松散、黏结力不强，如果有植物，哪怕是普通的草，只要生长，就能把土壤“凝结”起来。从此，植物在我眼里，有了别样的意义。面对它们，我常常不由地感到欣喜甚至是崇敬。现在，尽管我生活在气候湿润、植被丰富的成都，但我觉得依然必须好好爱护身边的一草一木。我希望它们越多越好，最好能够长到我曾经待过的巴丹吉林沙漠，让那里成为草原和森林，永远不再有沙尘暴。

编辑絮语

与许多呼吁“环保”的作文相比，本文才是真正“有血有肉”的，因为它充满了作者真切的体验与感受。作者的文字也相当准确、凝练，尤其是描写刮沙尘暴的那部分，很棒！